

### 食事



夏至过后,气温一天比一天高,白天漫长燥热,出门走几步便满身黏汗。每到这个季节,我总是格外惦记两道消暑的凉棵,其中一种是常在四果汤里出现的配料,叫作“仙草粿”。另一种名叫“薛荔糕”,看似平平无奇,也不如仙草粿为人熟知,却是本地人念念不忘的童年味道。

不直接去市场上买现成的仙草,生活在乡下的人们大多喜欢就地取材,那些生长在溪畔石坡、田埂上的仙草,被夏雨滋润后叶片变得肥厚鲜嫩、饱含浆汁,正好可以作为制作仙草粿的原材料。在我老家,采摘仙草一向是顺手的事,不少乡亲收割完早稻,会顺便把长在田边的仙草拔一些带走。有些人还会从田里捞点湿泥敷在裸露的仙草根上,据说这样做能让叶子再长一茬,等到八月,便可以采摘一些回去晒成干草备用。

新鲜的仙草带回家,洗净后要放进大锅里熬煮,加入的水也有讲究,阿嬷通常是

### 消暑凉棵

□洪桂珠

倒入一些提前煮好的米汤,说是用它熬仙草,汤汁质地更浓稠,放凉后也容易凝固。熬好的仙草汤倒进木桶里晾凉,还得继续静置一段时间,直至变成果冻状,仙草粿才算做好。

拿刀将桶里的仙草粿切成小块,舀一勺盛入碗里,再撒一点白糖调味,直接吃就十分美味。以前大热天下地干活,除了随身携带一壶茶水解渴,父亲和叔叔也会把阿嬷做好的仙草粿装进保温桶里带上,待休息时再舀几口吃,既解暑又能充饥。

若是仙草粿做多了,阿嬷还会拿它做菜。做法很简单,只要舀一勺豆豉入锅,烧热后加入蒜瓣同炒,接着倒入切成块的仙草粿,快速翻炒后出锅,就是一道可口的下饭菜。每次餐桌上出现这道菜,我都能就着它吃完一大碗白米饭。

比起仙草,现在的小孩很少能认得薛荔。这种植物大多攀附在老树、古墙、雨亭或溪石上,结出的果实长得像莲房,闽南人又

称它为“槟抛”“奠蕤(yù róu)”,用它制作的粿也叫作“奠蕤糕”。每到盛夏时节,乡下常见这种蔓延四处的薛荔,它们的藤叶间冒出不少悬垂着的绿色果实,看起来好似一个个小秤砣。因为儿时经常跟着长辈沿溪边寻找这种植物,长大后读到杜甫写的那句诗:“红浸珊瑚短,青悬薛荔长。”我一下便想起了老家那些攀绕在溪石上的薛荔。

采摘薛荔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不仅要弯腰拨开交错缠绕的藤蔓,还得仔细分辨果实的属性。记得第一次采摘时,阿嬷反复叮嘱我要记得挑底部微凸的“母”果,因为它含有的籽是制粿的原料。而底部平滑的“公”果无籽,采摘下来也无用。后来熟能生巧,我每次远远扫一眼挂在藤蔓上的果实,便能一眼分清它们的好坏,不用花太多时间,就可以采摘一篮子的薛荔果。

这些薛荔果带回家,要先放进清凉的井水里浸泡一夜。隔天捞出来,用刀将果实逐一剖半切开,还要拿勺子挖出里面的

籽粒。收集起来的籽粒裹进白纱布中,要放在凉白开里反复搓揉,待到汁液变得又白又稠,再倒入陶钵,加些许粥汤一起捣匀,之后放凉变成淡黄色的半透明状,薛荔糕就做好了。有次去外地旅行,我看见街边小摊也有售卖这种凉棵,询问导购后才知薛荔糕在当地被叫作“木莲冻”,本地人吃它的时候会搭配蜂蜜和桂花,味道别具一格。

现在消暑的冷饮、甜品随处都能买到,口味也是多种多样。不过每到盛夏时节,我仍会请老家的亲人寄些仙草与薛荔果,然后按照阿嬷教的方法一步步动手熬煮、揉搓,自制冷棵。孩子不解我何为大费周章,我则打趣说这是每年过夏天的“仪式”,不做一遍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有时忍不住打开话匣子,我还会跟孩子聊起自己年少时跟阿嬷去溪边摘薛荔果、在灶前看米汤熬仙草的往事。而我没告诉他的是,借着这两道夏日凉棵,我更多的是想重温那份独属于家乡村的夏日滋味。



### 梅雨季的“尾声”

□姚清池

六月下旬,夏天的气息日渐浓厚,气温节节攀升,雨水又反反复复地造访,无形中也让梅雨季的潮湿特质尽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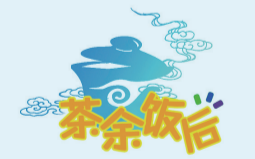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用个词语来形容泉州的梅雨季,我想那就是变化无常。这不,早上出门还是晴空万里,刚把孩子送到学校,淅淅沥沥的小雨就开始落下,正想冒雨回家,谁知没过几分钟,豆大的雨点就接连砸下,我只得赶紧把电动车停在路边,跑进便利店避雨。可不同于春日的雨天连绵不休,好似转眼间,骤雨又匆匆褪去,乌云随之快速散开,天空很快变亮,只余下带着湿气的暖风不时拂面而过。难怪本地人总说“闽南五月天孩儿脸”,这股晴雨交替的景象,在梅雨季的泉州的确再寻常不过。

这个季节,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吃一口酸甜的果子。记得小时候一到农历五月,我都会趁着大人不注意,偷偷抱着一罐刚腌好的青李躲进房间,一颗接一颗往嘴里塞。有次被大人们发现时,那罐李子已经被我吃得所剩无几,谁知隔天起床后,一口牙齿被酸得不能咬、不能碰,我才后悔吃多了腌李子。或许是那次经历让我印象深刻,之后每到李子上市的季节,我只会浅尝辄止,也明白了长辈们常说的,梅雨季吃酸有利有弊。好处是这个季节的湿气重,适量食酸能帮助身体健脾祛湿。可一旦贪嘴,过量食用就容易损伤牙口、刺激脾胃,得不偿失。

老一辈人常说,夏至一过,黄梅天就收尾了,之后也将迎来“六月火烧埔”。这话一点不假,端午节过后,气温迅速回升,草木长势也变得愈加旺盛。此时的凤凰花开得正艳,它的花色如同晚霞揉碎了撒在枝头,即使是灰蒙蒙的落雨天,也显得格外醒目。上周路过大学的校门口,碰见一群身着学士袍的学生在合影,我才想起来此时不仅是凤凰花开的季节,也是又一届毕业生告别校园、奔赴新旅程的时刻。恰如梅雨季即将收尾,盛夏如期而至,四季轮转从不停歇。

不同于入梅时阴雨连绵、雾气沉沉,整日潮湿闷热,少见晴朗天光,临近出梅,雨后的天气多能快速放晴,空气也变得通透不少。被晴雨天气反复“打磨”,城中的景物也呈现出不同的模样,比如公园荷塘里的荷花彻底褪去阴雨里的低垂模样,荷叶舒展挺立,粉白花朵次第盛放,亭亭立于碧水之上;还有山上草木经过整月雨水滋养,枝叶愈发繁茂葱郁,山间清风透亮,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意。

持续一个多月的梅雨天渐渐“退场”,属于炎夏的晴热天气正在稳步“接档”。季节的交替过渡在晴雨更迭间悄然铺展,不久后,盛夏正式“登场”,热浪裹挟着蝉鸣漫过街巷,这座古城又会呈现另一派滚烫鲜活的景致。



### 成语里的“冷门”动物

● 鸱鸺嗜鼠:“鸱鸺”指的是猫头鹰。该成语比喻不同的人或事物具有各自独特的喜好。出自《庄子·齐物论》:“民食白黍,麋鹿食荇,蛆蛆甘带,鸱鸺嗜鼠,四者孰知正味?”

● 鼯鼠饮河:“鼯鼠”指的是体形很小的田鼠。

该成语比喻欲望有限,容易满足,常用形容人的需求极少,所求有限。出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:“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;偃鼠饮河,不过满腹。”

● 螽斯衍庆:“螽斯”指的是蝗虫或纺织娘。该成语用来形容家族兴旺,祝福他人福泽绵延,常出现在婚礼、寿宴的祝词里。出自《诗经·周南·螽斯》:“螽斯羽,诜诜兮。宜尔子孙,振振兮。”

● 蝮蛇螫手:“蝮蛇”指的是一种剧毒小型蛇类,又名“土公蛇”。该成语比喻在危急关头,果断决策,牺牲局部以顾全大局。出自《史记·田儼列传》:“蝮螫手则斩手,螫足则斩足。何者?为害于身也。”

### 天伦



最近几年,我养成了一个习惯,就是每到早中晚三餐的饭点,都要打开手机里的远程监控软件,盯着画面确认父母是否坐在饭桌前准备吃饭。倘若监控里看见他们迟迟没有做饭,或是桌上摆着剩饭剩菜,我肯定立刻点开语音对讲功能,出声提醒他们不许糊弄正餐。

如今父母年岁已高,身体都大不如前,下厨成了他们眼里的麻烦事。时间一长,他们渐渐不按时吃饭,有时甚至会反复加热隔夜菜来吃。我怕父母在家懒得开火,顿顿敷衍将就,长久下来把身子熬出毛病,于是提出让他们搬来我工作的城市同住,或是请附近的餐厅送餐上门。可二老都不肯答应,不是说不愿搬来我工作的城市同住,就是说送餐上门太花钱。最后他们再三保证每日准时开火做饭,绝不凑合,我才暂时放下心里的顾虑,不再强行劝说搬家和送餐。之后回家,我特地在家里的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,每天监督父母按时吃饭。

一段时间过去,这个摄像头反而成为

### 隔着屏幕的牵挂

□鲍海英

我日常了解家中状况的“窗口”,即使没到饭点,只要有时间,我都会打开监控软件,看看父母的居家日常。有时,我会看见父亲躺在躺椅上打盹,母亲则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,低着头做针线活。有时还能看见邻居来串门,父亲与他坐在沙发上闲话家常,母亲时不也会接过话茬聊几句。时间长了,我也会感觉监控那头的烟火气离自己格外近,仿佛自己从未远走他乡,一直守在父母身边。

记得有一天中午,我刚打开监控视频,却发现屏幕一片空白,赶紧打电话联系父亲,问他们是不是动了摄像头?父亲听后连忙解释没动过,又说:“这是你专门用来照看我们的物件,我们可不敢乱碰。”听他这么说,我猜想是网络出现故障,赶紧打电话请师傅上门维修。约莫过了一个小时,我重新打开手机监控,屏幕上总算出现了熟悉的画面。看见父亲的身影,我用监控设备的语音叫了一声“爸”,他先是一愣,随即快步走到镜头前,笑着问道:“这回能看见了吧?”我对着他话筒应了一

声,正准备退出软件,听见父亲又问:“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啊?”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有半年没回老家,因为有了这个摄像头,我随时能看见家里的一切,心里觉得踏实许多,便很少主动规划回乡的行程,也忽略了父母没办法像我一样,隔着屏幕实时看见女儿的生活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留在异乡打拼,每年只有趁着假期才能回老家一趟,起初与父母联系都只能靠打电话,后来用惯了老年机的父母开始尝试自学使用智能手机的方法,反复练习视频通话的操作步骤,只为能通过屏幕多看我的样子。可是我工作繁忙,有时接到父母打来的视频电话,也只是接起来说几句就匆匆挂断,久而久之,他们便很少主动发起视频通话,生怕打扰我工作。

不过自从安装了摄像头,父母又找到了一个与我交流的方式,即使看不见我,他们仍会快步走到摄像头前停留片刻,有时是母亲对着镜头展示她刚织好的毛衣,

有时是父亲端着养他的盆栽,试图让我看清枝上结出的果子大小。有时听见摄像头的喇叭传出我的声音,他们便会直接搬来凳子,坐在摄像头前跟我聊天。知道我会监督他们吃饭,父母也一改往日简单对付三餐的习惯,每餐都认真烹煮,有时做了新菜色,还要把盘子端到镜头前展示,再跟我念叨几句买菜的琐事。即使父母不说,我也知道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拉近与我的距离,消解心中绵长的牵挂。

想到这里,我不禁鼻子发酸,我以为通过摄像头,可以与父母实现“零距离”,却忘了监控传输的只是音频和图像,代替不了真人的陪伴。放下手机后我立刻预定了返乡的车票,又把车票截图发在微信家庭群里,告诉父母过两天我就到家了。我暗自提醒自己这样的行动今后不该由长辈提醒才去付诸行动,比起通过监控隔着屏幕遥遥相望远方的家,我更该做的是多抽些时间回去陪陪父母,别让他们只能对着冰冷的镜头寄托思念。

### 回首



20世纪60年代的闽南乡镇,常见专供周边几里乡民购米的粮站,它也被本地人称为“米站”,人们来这个地方买米,还得带上一本粮证。

当时不少人家买米都是每月固定一次,若是家里大人忙不过来,这趟买米的任务便落到孩子们的身上。这样的出门机会,孩子们都不愿错过,我那时年纪大些,每次都能抢到这份好差事。一听可以去买米了,我立马把两个米袋子挂在扁担上,撒腿就往“米站”奔去。

那时买米的手续十分麻烦,得先把粮证递进柜台的窗口,跟工作人员说明采购的数量,待工作人员在粮证上逐项登记后,再往备注栏上盖章。接着工作人员又会噼里啪啦地打一会儿算盘,等他算好钱,我才能把对应的钱款付上。记得当时早米一斤售价是一角三分八厘,每次采购整月口粮,我都得带上10块钱的“大钞”,那也是家里一个月最大的一笔开支。

### 买米往事

□江守莺

等账算完,就可以去旁边的柜台领米了。称米的大叔总是在秤上搁一个像元宝的盛具,然后把米舀进去称重。看见斤两差不多了,大叔还会用手轻按一下盛具,看看是否需要再添加米进去。待米称好,他才将盛具拿起来,随后把米倒进漏斗里,我这时就得赶紧拿着米袋去接。

不过这样的称重方式效率太低,有时来买米的人一多,柜台前大排长龙,大家就会抱怨连连。后来“米站”做了改进,把装米的袋子悬空挂在二楼,又在袋子下方留出一个V形的开口,并装上一个“闸门”。只要一拉手柄,把这个“闸门”打开,米就会簌簌地落进一楼的磅秤里。而磅秤底部同样设了一个“闸口”,把它一拉开,米又能顺着漏斗流进柜台的袋子里,转眼一袋米就装好了。如此一来,称米的效率大大提高,买米的人也节省了不少排队的时间。

那时去“米站”,还能买到食用油。只要把油瓶放在油桶的出油口下方,把桶上的手柄提起来放在某个刻度上,接着往下一压,花生油便会注入油瓶里。这样的装油方式方便又干净,也不会让油洒出来,造成浪费。有时买米的人多,我就会先跑去打油的窗口排队,免得称完米再去打油,还得提着沉甸甸的米袋,太费力气。打油的地方不大,来往的人多容易磕碰,我每次都把油瓶紧紧抱在怀里护着。

或许有人会问,这一趟买米的活计又累又耗时间,为何孩子们都抢着去?其实最大的好处并不是能出门溜达一趟,而是可以从中赚取一些“跑腿费”。就像我每次被差遣去买米买油,父母都会说剩下的一两分钱由我自由支配。几个月攒下来的钱不多,却足够去买几颗糖果或是一根冰棒



(CRP图)

来解馋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些零食也是孩子们眼中难得的好物。

如今,买米的渠道变多了,超市、粮油店随处可见,有时不想出门采购,动动手指在网上下单,也可以请快递将米送上门,快捷又方便。不过我偶尔还会想起过去在“米站”排队购粮的场景,想起泛黄的粮证、噼啪作响的算盘,还有扁担压在肩头沉甸甸的触感。

### 众生



周末去博物馆附近散步,经过一堵爬满藤蔓的围墙,我的视线忽然被上面几簇醒目的淡紫色花朵吸引。从远处看,那些花的形状与牵牛花相似,可走近细瞧,才发现它们原来是五爪金龙。

这种花在闽南地区很常见,本地人又叫它“掌叶牵牛”“番仔藤”。五爪金龙偏爱

向阳的温暖处,无论是城里的路边围墙、沿街花坛缝隙,还是乡下的溪边、田埂和坡地,只要是光照充足的地方,就能看见这种植物的身影。若是任其自由生长,五爪金龙会像爬山虎一样顺着墙壁、竹竿、篱笆、围墙、灌木丛等向上攀爬,有时藤叶长势旺盛,还能把一大面墙体遮挡得严严实实。

这种植物的叶子很特别,看起来好像小娃娃的手掌,叶片质地滑溜溜的,摸起来好似柔软的绸缎。反倒是形似牵牛花的花瓣很粗糙,凑近看,花瓣表面还布满细密的绒毛。五爪金龙的颜色多为淡紫色或紫红色,它们一簇簇垂挂在枝条上,时而一阵风吹过,花枝轻轻摇曳,花瓣层层晃动,远远望去,犹如一团团紫雾浮在翠绿的藤蔓之间,甚是好看。

印象中,五爪金龙的花期一向很长,可以从盛夏一直开到初冬。

以前上班路上,我总会途经一堵爬满五爪金龙砖墙,几次留意观察,我才发现这种花不是整日常开不懈的,往往早上出门看见它们迎着日头绽放,傍晚时分路过,就瞧见它们伴着暮色合上花瓣。闽南的夏日晨光来得早,六点多阳光就铺满街巷,此时五爪金龙的盛放时段也跟着提前。正午烈日当头暴晒,硕大的花冠依旧舒展挺立,丝毫没有发蔫垂落的模样。夏天的日落偏晚,总得等到夜色渐沉,五爪金龙才慢慢收拢花瓣,静静蛰伏在藤蔓间。

后来听母亲提起,我才想起来自己儿时就见过五爪金龙,不过当时只觉得这花的颜色漂亮,不知它的名字,还以为它就是绘本上提到的牵牛花。有次好奇这花的滋味,我偷偷把花枝放进嘴里,试图吮吸里面的花蜜,没想到过了一會兒,嘴巴就开始发麻,身上还出现了红疹。得知我偷尝野花,母亲气得不轻,之后再不让我随意触碰这种花。长大后有一次浏览介绍花

卉的文章,我才知道五爪金龙有微毒,不可以随便品尝,怕女儿也会莽撞行事,我赶紧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她别把路边的野花放进嘴里,以防祸从“口”入。

有次备课看见课文中提到五爪金龙,想跟学生们讲解这种植物,我又上网查阅了资料。这才了解那热而晒的五爪金龙,很适应闽南炎热漫长的夏季,哪怕是三伏天的高温、突如其来的台风雨,都不会影响它的生长。而且这种花和娇弱的观赏花卉不同,它无需费心照料,只要扎根泥土缝隙就能肆意生长,生命力格外顽强。

盛开的五爪金龙在闽南的夏日不算特别的景致,行人路过瞧见这些花儿,大多时候都是匆匆扫一眼,很少会停下脚步,细看它们的模样。不过它们并不在意是否被人驻足欣赏,它们默默装点着街角墙头,好似看淡尘世喧嚷的隐者,按照自己的节奏朝开暮合,不疾不徐,自在从容。



(CRP图)